

二經同卷

伯四

上方鈞天演範真經
太平兩同書

上方鈞天演範真經

集德符天履道章上

我之上者忠孝而敬之我之下者慈愛而遜之用捨柔和之行藏仁義之先人而諒之外身而照之其于萬彙也方便而善之其於內外也中正而德之還能猶是者適道而順矣

體道順神至德章中

有象之相即非真相无神之神乃曰真神神之聖也則在昭清覺靜慧之鄉神之昏也則居恐怒喜思憂之境若能破此有象而成无神之神者則長生久視之道幾哉

二相昭清理法章下

无神非真而名其鬼真輔无神抱陽曰仙真為元一之晶善備於神也神為无始之宗藉晶而全也淵哉釋有為之夢歸无相之身即

得靈光匪測而曰聖人之躬也

紫清真人而作偈云

道宗無為主 悟覺由心行 廓落清漢光
厄障悉拋去 真輔元始魂 秀凝霞空同
神居有間根 即得無間功

上方鈞天演範真經

洪百堅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平兩同書卷上

貴賤第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為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為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為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為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為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溢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揀則其賤未為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

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於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肝食與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卧黃軒致順風之請潁水幽居帝堯登時雨之讓夫以鯀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沉天子厚載

之恩而為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宜徒為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成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漏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殺帛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

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為強者所伏強為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邪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邪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輟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椿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醜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僑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挾韋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

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觀之健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況於邇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恃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備柔仁以禦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誠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已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今社稷為墟宗廟無主永為後代所笑豈

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為天下之足一人為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眾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洋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為天下無為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脩儉德上塔茅宇絺衣蠶袷捨難得之貨捨無用之器薄賦斂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

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瑤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斷無用之器厚賦斂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嚼口不足謂其美也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為其踵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溫豈異心之溫也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者順之壽也益己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好者不急

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意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常有比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為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莫止士饑糶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屬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椹遂鯨鯢游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為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聖人乃導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神歎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貢束帛於

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真龍就位振鷲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為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願逃其耻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弑干木之間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辭才必至駿足收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有諸侯不附大臣構逃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通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

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同則去之楚越若脫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墜谷頰為蠶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為勞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鷲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栢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適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并庇之於幽峯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栢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連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致也况

夫人者異乎松栢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為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為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不自厚也然卒逢天折之痛自殞於泉壙之下是則為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薄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為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為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深清其尺稊斛度之膏沃其皇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誠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

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藏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樹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滌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竊色周公遠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璧之嫌姜氏遜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歟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因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誠宗顯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太平兩同書卷上

太平兩同書卷下

理亂第六

夫家同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劍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適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論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手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手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斂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燒器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

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手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手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耻且格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昔伯益鑿井越人鑽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害亦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